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衰而益之合三
十二卷今為刋于倉司流布浸廣書
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
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
其所以為後學之師表歟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也
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稱之為象山
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
四明袁燮謹書
有宋撫州金谿
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谿之象山四
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　象山先生
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
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

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
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
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
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矣獨簡心
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　孔子曰二三
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
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
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
反不知道　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
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
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　堯　舜之
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

先生講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
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發度歲
少致輔翼之力事敘如右開禧元年
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右晦庵朱文公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
先生行狀附為志講聞建安　狀
元陳公子孫壽與人同其善敎送上
伴文集請用利行以與吾之志學志
通之士共之仍以二賢謚議次于目
錄之後志志學小子竊以謂二議一
以為學得孟氏一以為學非伊洛此

真淳

先生之心至論也二賢可謂知人矣

覆議示章伊川之言與　孔孟不類

謂有子之言支離謂太極之上不復

更有無極未悉其用意何如然甚在

論在上　嘉定庚辰秋九月　盱水吳未

謹識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宋漕

與陳教授二　與趙推

與蘇宰三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二　與錢伯同二

與楊守三　與黃孟

與林叔虎　與陳君舉

○卷之十

與李成之二
與張季海一
與黃康年
與朱益叔
與徐任伯
與相壽甫
與劉志庸
與江德功
與周元忠
與吳顯仲
與應仲寔
與張元鼎
與胡無相
與路彥彬
與董元錫
與黃彥文
與邵叔誼
與曾生之
與答子南二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三
與呂子桐八
與傅季魯
與李宰二
與王順伯二
與豐宅之
與陳宰二
與邵景昭
與尤延之

○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四
與陳正己二
與張輔之
與倪九成
與劉伯暢二
與趙詠道四
與張誠子
與饒壽翁五
與張季悅二
與黃猶中二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與李信仲
與朱子淵三
與羅春伯
與馮傳之
與郭邦端
與潘文叔
與薛象先
與鄭溥之
與朱元晦一

○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與嚴泰伯二
與羅章夫
與傅齊賢
與蔡公辯
與高應朝
與包敏道二
與傅子淵
與參幼卿
與胥必先三
與張德清
與姪孫溥四

○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二
與唐司法
與章茂獻
與薛象先二
與劉漕
與孫季和
與傅克明
與羅春伯
與朱子淵
與吳斗南

○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五

○卷之十七

書

與張元善二
與張盥
與豐叔賓

與鄧文範
與張伯信
與沈宰二
與致政兄
與似清
○卷之十八
表奏
刪定官輪對劄子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荆門到任謝表
○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荆公祠堂記
宜溪重修縣學記
本齋記
宜章縣學記
經德堂記
武陵縣學記
臨川薄聽壁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吉序
送彭子壽序
贈吳叔有
贈二趙
贈曾交文
贈丁潤父
贈汪彥常
示象山學者
贈湯謨舉
贈陳山益侍者
題新興寺壁
送宜黄何尉序
送楊通老
贈俞文學
贈僧允懷二
贈汪堅老
贈黄舜咨
贈陳晉卿
贈金谿砌街者
贈陸唐卿
贈劉季蒙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矯格齋說　跋資國寺碑石鎮帖
祚德廟始末　翻文忠求言往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記四　易數為張叔椿書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論語說二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二　雜說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講義
荊門皇極講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策問十六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閒思
鬻六言　晚春山齋溪二首
子規六言　蟬
贈化主　疎山道中
鵲湖和教授兄韻　挽石子重
挽張正應　和黃司業喜雪

游湖分韻得西字　和楊提舉送行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　和楊提舉韻二首
送幻庶載赴浙西鹽　題意然寺
贈姜梅王文顯　簡朱幹叔諸友
書劉定夫詩軸　王芝歌
○卷之二十六
文
祭吕伯恭文　代致政祭姪標之文
代教授祭神文　石湾祈雨文
謝雨文　荆門祈雨文
望壇謝雨文二　東山禱雨文
東山刑鵝禱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
○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宋故吴公行狀
○卷之二十八
黄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黄公墓誌銘
黄夫人墓誌銘　楊承奉墓碣
葛致政墓誌銘　吴伯顒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先生行狀附

象山先生文集目録終

象山先生外集目録

象山書院陸　和　時雍編集
文安公陸　九淵　子靜

卷之一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解試
黄裳元吉黄離元吉
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解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卷之二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解試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省試

智者樂水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政之寬猛孰先論

常勝之道曰柔

卷之三

程文

制科解試

料敵解試

賑濟解試

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試

德仁功利省試

漢文武之治省試

卷之四

程文

好學近乎習

學問以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恥

思則得之

里仁爲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大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王
續書何始於漢
策
文安謚議　孔燁
覆謚　丁端祖
象山先生行狀　楊簡
象山先生外集目錄畢

象山先生文集卷畢
十世孫和刊行
同知蔣益校正
推官林玉助刊
廣信府知府金[illegible]
通判陳復

書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尊以夫子所論吾昆仲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鞭之切磋何可當已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違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定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精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

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益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不肖言之正偽率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因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支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此之謂也率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率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見謂為曾在步焉師許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有父兄之尊然以羅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此於曾子安豈能於顏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焉者行焉者固人情之所樂中庸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焉者行焉者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皆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夠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顏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惑往聖話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地蜮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率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傅著意見增流蕪贅助勝崇私重其猶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異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敝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盡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摽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犧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犧之智不如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迹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鶴年卒歲靡所底蹈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

裘蒙訪遠切蹉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邀之約日望書劒至止竟杳然何耶某自去年春至在山間聞猶子燻之之訃以歸內外無棺槨之役相葬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湛流方注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期朋友往往湊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霪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此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太情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

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厲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弥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天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

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漸至於意見典訓漸至於辯說揣量度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暢曲達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所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乎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蔓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合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為力也來書湯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松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慘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

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扭其狹而懼於廣扭其邪而懼於正扭其小而懼於大尚得於智乎夫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肆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為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繆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遠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悔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得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曰敬於敬人德又言文王之敬忠又曰聞不善說其[illegible]敬之又言[illegible]敬之又言[illegible]敬之又言[illegible]敬之又言[illegible]敬之又言[illegible]敬之又言敬王敬兄未聖有言敬者觀此一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發[illegible]自只欲是不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illegible]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illegible]心之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說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其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繆妄之言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除甚矣辭從俗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吳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為書以數集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孚達於左右每用自恨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識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備密積望身以從事輸誠登山而陰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遠愈遠愈遠不知開端發足之指之非而日與澤虞採薪樵牧之人相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穹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若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徹私主敬功夫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欲者皆其私也豈可遽謂以為決哉

二

王文公詞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安肆胸臆議論而是非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獨謂何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與吾三人而已固自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從事深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得其要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學蔽家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蔽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譽美氣質之美固絕人遠甚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未信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己私也己之未克

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道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言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細一人雖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曾子貢矣之以達天德已見道體之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瑳之次必有自疑之地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不能自疑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不縱其標[illegible]重夫子之憂耳況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illegible]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焉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illegible]者亦大矣[illegible]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illegible]武[illegible]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illegible]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illegible]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與趙監

垂諭新工尤懇勤企道塞宇宙亦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狥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狥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

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必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于此矣有司不復掛之牆壁遠方至知知者其在勑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徧黨爰親賢者智者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幽丈而冗擾不能親此蓋其區區尊意以為如何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稍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實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為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汩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

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為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私試一中亦為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可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潦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明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入之倉廩雖未免有高明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後書已啓其端幸即求自得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為一行也

一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烏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略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

夏末得汝陳宮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濁以不親講益故為俗見浴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

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廢棄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為糧諸生始聚糧相近今方之前又成一閭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矣諸生中有力者當為此亦良不易未能多從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復來亦未有者處貴溪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為久無此人其致檟於山間甚厚矣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其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隨其志哉慟哭於顏淵之亡曾點之志此豈沿於最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徹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蕢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知當時之俗矣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illegible]心豈[illegible]此等而[illegible]止

之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至也春秋之作始不得已而[illegible]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尸士充虞之惑者其自達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揚王韓獨著尊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游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儀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闇晦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

竊傳曾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熱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眞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沈毋堅忍以師心姚姦毒毘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眞實師友互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此言者爲此耳敝僻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

某試吏于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illegible]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illegible]之平甫舊相從恨[illegible]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illegible]又交一稽而失[illegible]爲平甫不[illegible]此學之不明千有伍伯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illegible]者亦爲可惜倘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illegible]萬諸郵筒可也

二

[illegible]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illegible]大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illegible]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illegible]天下而皐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爲麴蘖若作和羹爾爲鹽梅

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師子學猶為之娶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質皆夫子所喜矣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輝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宰予子張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未足以雄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繼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久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録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期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一